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
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大聖除魔

行者辭了菩薩，按落雲頭，將袈裟掛在香栴樹上，掣出棒來，打入黑風洞裡，那洞裡那得一個小妖。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，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滾，急急都散走了。行者一發行兇，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，前前後後，一齊發火，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，卻拿了袈裟，駕祥光，轉回直北。話說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來，心甚疑惑：不知是請菩薩不至，不知是行者託故而逃。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，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，行者忽墜階前跪道：「師父，袈裟來了。」三藏大喜。眾僧亦無不歡悅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。」三藏接了袈裟道：「悟空，你早間去時，原約到飯罷晌午，如何此時日西方回？」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，備陳了一遍。三藏聞言，遂設香案，朝南禮拜罷，道：「徒弟啊，既然有了佛衣，可快收拾包裹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莫忙，莫忙。今日將晚，不是走路的時候，且待明日早行。」眾僧們一齊跪下道：「孫老爺說得是。一則天晚，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，今幸平安，有了寶貝，待我還了願，請老爺散了福，明早再送西行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你看那些和尚都傾囊倒底，把那火裡搶出的餘資，各出所有，整頓了些齋供，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，念了幾卷消災解厄的經。當晚事畢。

次早，方刷扮了馬匹，包裹了行囊出門，眾僧遠送方回。行者引路而去，正是那春融時節，但見那：

草襯玉驄蹄跡軟，柳搖金線露華新。
桃杏滿林爭豔麗，薜蘿遶徑放精神。
沙堤日暖鴛鴦睡，山澗花香蛺蝶馴。

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，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。

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，忽一日天色將晚，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，我們去告宿一宵，明日再行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，再作區處。」那師父挽住絲韁，這行者定睛觀看，真個是：

竹籬密密，茅屋重重。參天野樹迎門，曲水溪橋映戶。道傍楊柳綠依依，園內花開香馥馥。此時那夕照沉西，處處山林喧鳥雀；晚煙出爨，條條道逕轉牛羊。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，醉酣鄰叟唱歌來。

行者看罷道：「師父請行，定是一村好人家，正可借宿。」那長老催動白馬，早到街衢之口。又見一個少年，頭裹綿布，身穿藍襖，持傘背包，斂袖荷褲，腳踏著一雙三耳草鞋，雄糾糾的，出街忙走。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：「那裡去？我問你一個信兒：此間是甚麼地方？」那個人只管苦掙，口裡嚷道：「我莊上沒人，只是我好問信？」行者陪著笑道：「施主莫惱。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？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。」那人掙不脫手，氣得亂跳道：「蹭蹬，蹭蹬。家長的屈氣受不了，又撞著這個光頭，受他的清氣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有本事，劈開我的手，你便就去了也罷。」那人左扭右扭，那裡扭得動，卻似一把鐵鈐拈住一般。氣得他丟了包袱，撇了傘，兩隻手兩點似來抓行者。行者把一隻手扶著行李，一隻手抵住那人，憑他怎麼支吾，只是不能抓著。行者愈加不放，急得燥燥如雷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那裡不有人來了？你再問那人就是，只管扯住他怎的？放他去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不知，若是問了別人沒趣，須是問他，才有買賣。」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，只得說道：「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，喚做高老莊。一莊人家有大人姓高，故此喚做高老莊。你放了我去罷。」行者又道：「你這樣行裝，不是個走近路的。你實與我說，你要往那裡去，端的所幹何事，我才放你。」

這人無奈，只得實情告訴道：「我是高太公的家人，名叫高才。我那太公有個老女兒，年方二□歲，更不曾配人。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，那妖整做了這三年女婿。我太公不悅，說道：『女兒招了妖精，不是長法：一則敗壞家門，二則沒個親家來往。』一向要退這妖精。那妖精那裡肯退，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，將有半年，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。我太公與了我幾兩銀子，教我尋訪法師，拿那妖怪。我這些時不曾住腳，前前後後，請了有三四個人，都是不濟的和尚，膿包的道士，降不得那妖精。剛才罵了我一場，說我不會幹事。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，教我再請好法師降他。不期撞著你這個紇刺星扯住，誤了我走路，故此裡外受氣，我無奈，才與你叫喊。不想你又有些拿法，我掙不過你，所以說此實情。你放我走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的造化，我有營生，這才是湊四合六的勾當。你也不須遠行，莫要花費了銀子。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，膿包的道士，其實有些手段，慣會拿妖。這正是：『一來照顧郎中，二來又醫得眼好。』煩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，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，善能降妖縛怪。」高才道：「你莫誤了我。我是一肚子氣的人，你錯哄了我，沒甚手段，拿不住那妖精，卻又不帶累我來受氣？」行者道：「管教不誤了你，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。」那人也無計奈何，真個提著包袱，拿了傘，轉步回身，領他師徒到於門首道：「二位長老，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，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。」行者才放了手，落擔牽馬，師徒們坐立門傍等候。

那高才入了大門，逕往中堂上走，可的撞見高太公。太公罵道：「你那個蠻皮畜生！怎麼不去尋人，又回來做甚？」高才放下包、傘道：「上告主人公得知：小人才行出街口，忽撞見兩個和尚：一個騎馬，一個挑擔。他扯住我不放，問我那裡去。我再三不曾與他說及，他纏得沒奈何，不得脫手，遂將主人公的事情，一一說與他知。他卻□分歡喜，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。」高老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高才道：「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，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。」太公道：「既是遠來的和尚，怕不真有些手段。他如今在那裡？」高才道：「現在門外等候。」

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，與高才出來迎接，叫聲：「長老。」三藏聽見，急轉身，早已到了面前。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，穿一領蔥白蜀錦衣，踏一雙糙米皮的襜子靴，繫一條黑綠條子，出來笑語相迎，便叫：「二位長老，作揖了。」三藏還了禮，行者站著不動。那老者見他相貌兇醜，便就不敢與他作揖。行者道：「怎麼不唱老孫喏？」那老兒有幾分害怕，叫高才道：「你這小廝卻不弄殺我也？家裡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，怎麼又引這個雷公來害我？」行者道：「老高，你空長了許大年紀，還不省事。若專以相貌取人，乾淨錯了。我老孫醜自醜，卻有些本事。替你家擒得妖精，捉得鬼魅，拿住你那女婿，還了你女兒，便是好事，何必諄諄以相貌為言？」太公見說，戰兢兢的，只得強打精神，叫聲：「請進。」這行者見請，才牽了白馬，教高才挑著行李，與三藏進去。他也不管好歹，就把馬拴在敞廳柱上，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，叫師父坐下。他又扯過一張椅子，坐在傍邊。那高老道：「這個小長老，倒也家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，還家懷哩。」

坐定，高老問道：「適間小价說，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？」三藏道：「便是。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，因過寶莊，特借一宿，明日早行。」高老道：「二位原是借宿的，怎麼說會拿怪？」行者道：「因是借宿，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。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？」高老道：「天哪！還吃得有多少哩，只這一個妖怪女婿，已被他磨慌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把那妖怪的始末，有多大手段，從頭兒說說我聽，我好替你拿他。」高老道：「我們這莊上，自古至今，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，邪魔作耗。只是老拙不幸，不曾有子，止生三個女兒：大的喚名香蘭，第二的名玉蘭，第三的名翠蘭。那兩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。止有小的個要招個女婿，指望他與我回家過活，做個養老女婿，撐門抵戶，做活當差。不期三年前，有一個漢子，模樣兒倒也精緻。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，姓豬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願與人家做個女婿。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根無絆的人，就招了他。一進門時，倒也勤謹：耕田耙地，不用牛具；收割田禾，不用刀杖；昏去明來，其實也好。只是一件，有些會變嘴臉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樣變？」高老道：「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，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馱子，腦後又有一溜鬚毛，身體粗糙怕人，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。食腸卻又甚大：一頓要吃三五斗米飯，早間點心也得百□個燒餅才夠。喜得還吃齋素；若再吃葷酒，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，不上半年，就吃個罄淨。」三藏道：「只因他做得，所以吃得。」高老道：「吃還是件小事。他如今又會弄風，雲來霧去，走石飛砂，謊得我家並左鄰右舍，俱不得安生。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裡，一發半年也不曾見面，更不知死活如何。因此知他是個妖怪，

要請個法師與他去退去退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個何難？老兒你管放心，今夜管情與你拿住，教他寫了退親文書，還你女兒如何？」高老大喜道：「我為招了他不打緊，壞了我多少清名，疏了我多少親眷。但得拿住他，要甚麼文書？就煩與我除了根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容易，容易。人夜之時，就見好歹。」

老兒□分歡喜，才教展抹桌椅，擺列齋供。齋罷將晚，老兒問道：「要甚兵器？要多少人隨？趁早好備。」行者道：「兵器我自有。」老兒道：「二位只是那根錫杖，錫杖怎麼打得那個妖精？」行者隨於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，捻在手中，迎風幌了一幌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，對著高老道：「你看這條棍子，比你家兵器如何？可打得這怪否？」高老又道：「既有兵器，可要人跟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不用人，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，陪我師父清坐閑敘，我好撇他而去。等我把那妖精拿來，對眾取供，替你除了根罷。」那老兒即喚家僮，請了幾個親故朋友。一時都到，相見已畢，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放心穩坐，老孫去也。」

你看他擡著鐵棒，扯著高老道：「你引我去後宅子裡妖精的住處看看。」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。行者道：「你去取鑰匙來。」高老道：「你且看看，若是用得鑰匙，卻不請你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那老兒年紀雖大，卻不識要。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，你就當真。」走上前，摸了一摸，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。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，搗開門扇，裡面卻黑洞洞的。行者道：「老高，你去叫你女兒一聲，看他可在裡面？」那老兒硬著膽叫道：「三姐姐！」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，才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：「爹爹，我在這裡哩。」行者閃金睛，向黑影裡仔細看時，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那：

雲鬢亂堆無掠，玉容未洗塵淄。一片蘭心依舊，□分嬌態傾頹。櫻唇全無氣血，腰肢屈屈佹佹。愁蹙蹙，蛾眉淡；瘦怯怯，語聲低。

他走來看見高老，一把扯住，抱頭大哭。行者道：「且莫哭，且莫哭。我問你，妖怪往那裡去了？」女子道：「不知往那裡去。這些時，天明就去，入夜方來。雲霧霧，往回不知何所。因是曉得父親要法退他，他也常常防備，故此昏來朝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。老兒，你帶令愛往後宅宅裡，慢慢的敘闊，讓老孫在此等他。他若不來，你卻莫怪；他若來了，定與你剪草除根。」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。

行者卻弄神通，搖身一變，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，獨自個坐在房裡等那妖精。不多時，一陣風來，真個是走石飛砂。好風：

起初時微微蕩蕩，向後來渺渺茫茫。
微微蕩蕩乾坤大，渺渺茫茫無阻礙。
凋花折柳勝捩麻，倒樹摧林如拔菜。
翻江攪海鬼神愁，裂石崩山天地怪。
啣花糜鹿失來蹤，摘果猿猴迷在外。
七層鐵塔侵佛頭，八面幢幡傷寶蓋。
金梁玉柱起根搖，房上瓦飛如燕塊。
舉棹梢公許願心，開船忙把豬羊賽。
當坊土地棄祠堂，四海龍王朝上拜。
海邊撞損夜叉船，長城刮倒半邊塞。

那陣狂風過處，只見半空裡來了一個妖精，果然生得醜陋：黑臉短毛，長喙大耳；穿一領青不青、藍不藍的梭布直裰，繫一條花布手巾。行者暗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買賣。」好行者，卻不迎他，也不問他，且睡在床上推病，口裡哼哼嘖嘖的不絕。那怪不識真假，走進房，一把摟住，就要親嘴。行者暗笑道：「真個要來弄老孫哩。」即使個拿法，托著那怪的長嘴，叫做個小跌。漫頭一抖，撲的攢下床來。那怪爬起來，扶著床邊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？想是我來得遲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怪，不怪。」那妖道：「既不怪我，怎麼就丟我這一跌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，就摟我親嘴？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；若每常好時，便起來開門等你了。你可脫了衣服睡是。」那怪不解其意，真個就去脫衣。行者跳起來，坐在淨桶上。那怪依舊復來床上摸一把，摸不著人，叫道：「姐姐，你往那裡去了？請脫衣服睡罷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先睡，等我出個恭來。」那怪果先解衣上床。

行者忽然嘆口氣，道聲：「造化低了。」那怪道：「你惱怎的？造化怎麼得低的？我得到了你家，雖是吃了些茶飯，卻也不曾白吃你的；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、搬磚運瓦、築土打牆、耕田耙地、種麥插秧、創家立業。如今你身上穿的錦，戴的金，四時有花果享用，八節有蔬菜烹煎，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，這般短嘆長吁，說甚麼造化低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今日我的父母隔著牆，丟磚料瓦的，甚是打我罵我哩。」那怪道：「他打罵你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，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，全沒些兒禮體。這樣個醜嘴臉的人，又會不得姨夫，又見不得親戚，又不知你雲來霧去，端的是那裡人家，姓甚名誰，敗壞他清德，玷辱他門風，故此這般打罵，所以煩惱。」那怪道：「我雖是有些兒醜陋，若要俊，卻也不難。我一來時，曾與他講過，他願意方才招我。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？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。我以相貌為姓，故姓豬，官名叫做豬剛鬣。他若再來問你，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。」

行者暗喜道：「那怪卻也老實，不用動刑，就供得這等明白。既有了地方、姓名，不管怎的也拿住他。」行者道：「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。」那怪笑道：「睡著，睡著，莫睬他。我有天罡數的變化，九齒的釘耙，怕甚麼法師、和尚、道士？就是你老子有虔心，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，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，他也不敢怎的我。」行者道：「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，要來拿你哩。」那怪聞得這個名頭，就有三分害怕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去了罷，兩口子做不成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怎的就去？」那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那鬧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，只恐我弄他不過，低了名頭，不像模樣。」

說罷，套上衣服，開了門，往外就走。被行者一把扯住，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，現出原身，喝道：「好妖怪，那裡走！你擡頭看看我是那個？」那怪轉過眼來，看見行者咨牙俛嘴，火眼金睛，磕頭毛臉，就是個活雷公相似。慌得他手麻腳軟，劃刺的一聲，掙破了衣服，化狂風脫身而去。行者急上前，掣鐵棒，望風打了一下。那怪化萬道火光，逕轉本山而去。行者駕雲，隨後趕來，叫聲：「那裡走！你若上天，我就趕到斗牛宮；你若入地，我就追至枉死獄。」

嘖！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，有何勝敗，且聽下回分解。